

<<家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家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70909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70906

出版时间：1981-9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巴金

页数：39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前言

增订版说明 为了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,增强语文课程的现代意识,大力推进新型的学习方式,国家教育部分别于2001,年和2003年颁布了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核心内容的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和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(以下简称“新课标”)。

“新课标”对原有《语文教学大纲》中关于语文课外读物的具体篇目作了较大的改动,并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,要求广大中小学生阅读。

为此,我们于2003年5月编辑出版了一套“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”50种,丛书的书目均为“新课标”所推荐。

2006年,在广泛听取教育界专家和广大中小学师生的意见和建议之后,我们又推出了“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(修订版)”60种,书目上增加了若干中国当代文学的佳作和中外文学优质选本,内容上增加了介绍文学常识、提示学习思考的“知识链接”。

两年后的信息反馈显示,这次修订受到了广大中小学师生的肯定和欢迎,但对人选书目仍有不足之憾。

为此,我们慎重地继续扩充了丛书选目,再推这套“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(增订版)”70种。

增订版除继续增加部分中外文学名著外,同时还新组织编写了“新课标”中推荐阅读的中外民间故事、中外童话故事、中外历史故事等选本。

我们希望,这次增订后的“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”内容更广泛,知识更实用,针对性更强。

它一定能够成为中小学生朋友的良师益友和家庭的必备藏书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 八年四月

## 内容概要

《家（增订版）》写于1931年，曾以《激流》为题名在上海的报刊上分章连载；1933年出版单行本时，经作者调整修订，以现书名行世。

小说以五四运动浪潮波及到的滞塞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，真实地描写了高公馆这个“诗礼传家”、“四世同堂”的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分化过程，揭露了封建专制的腐朽本质，控诉了封建家族制度、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罪恶，颂赞年轻一代的反抗斗争精神。

作者在该书的几篇序言中多次谈到，他写作这部长篇小说，一是要表达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愤恨，“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，来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（我控诉）”；二要为青年一代呼吁，“要为过去那无数的无名牺牲者‘喊冤’，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”。由于对旧制度的深恶痛绝，对广大青年男女的诚挚热爱，作者用自己的创作向旧社会旧制度进行猛烈抨击，生动形象地揭示出封建宗法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；并通过对青年一代勇敢抗争的描写，展现了在严密残酷的黑暗王国里放射出的一线光明，使作品充满了信心、希望和力量。

小说写的是一个个悲剧性故事，但作者说过，“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，在创造他自己的道路”。

《家》最初取名为《激流》，正是表达了这种不屈从于命运安排、渴望征服生活、创造生活的精神和意志。

## 作者简介

巴金（1904-2005），原名李尧棠，字芾甘，四川成都人，小说家、散文家、翻译家，被誉为中国的“一代文学巨匠”、“语言大师”。

巴金早年受五四文学思潮洗礼，追求民主、平等，追求光明、正义，毕其终生从事文学创作。

其作品大多以进步的知识青年为主人公，暴露旧制度、旧道德的罪恶，歌颂反抗和光明，艺术风格明朗、炽热、流畅。

主要作品有“激流三部曲”（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）、“爱情三部曲”（《雾》、《雨》、《电》）、《寒夜》、《憩园》、《随想录》等，其作品被翻译成近二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传播。

书籍目录

记   导读  知识链接  《激流》总序  家  附录  呈献给一个人（初版代序）  初版后  
  五版题记  关于《家》（十版代序）  新版后记  重印后记

## 章节摘录

家 一 风刮得很紧，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，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。左右两边墙脚各有一条白色的路，好像给中间满是水泥的石板路镶了两道宽边。

街上有行人和两人抬的轿子。

他们斗不过风雪，显出了畏缩的样子。

雪片愈落愈多，白茫茫地布满在天空中，向四处落下，落在伞上，落在轿顶上，落在轿夫的笠上，落在行人的脸上。

风玩弄着伞，把它吹得向四面偏倒，有一两次甚至吹得它离开了行人的手。

风在空中怒吼，声音凄厉，跟雪地上的脚步声混合在一起，成了一种古怪的音乐，这音乐刺痛行人的耳朵，好像在警告他们：风雪会长久地管治着世界，明媚的春天不会回来了。

已经到了傍晚，路旁的灯火还没有燃起来。

街上的一切逐渐消失在灰暗的暮色里。

路上尽是水和泥。

空气寒冷。

一个希望鼓舞着在僻静的街上走得很吃力的行人，那就是温暖、明亮的家。

“三弟，走快点，”说话的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，一手拿伞，一手提着棉袍的下幅，还掉过头看后面，圆圆的脸冻得通红，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。

在后面走的弟弟是一个有同样身材、穿同样服装的青年。

他的年纪稍微轻一点，脸也瘦些，但是一双眼睛非常明亮。

“不要紧，就快到了。”

二哥，今天练习的成绩算你最好，英文说得自然，流利。

你扮李医生，很不错，”他用热烈的语调说，马上加快了脚步，水泥又溅到他的裤脚上面。

“这没有什么，不过我的胆子大一点，”哥哥高觉民带笑地说，便停了脚步，让弟弟高觉慧走到他旁边。

“你的胆子太小了，你扮‘黑狗’简直不像。

你昨天不是把那几句话背得很熟吗？

怎么上台去就背不出来了。

要不是朱先生提醒你，恐怕你还背不完嘞！

”哥哥温和地说着，没有一点责备的口气。

觉慧脸红了。

他着急地说：“不晓得什么缘故，我一上讲台心就慌了。

好像有好多人眼光在看我，我恨不得把所有的话一字不遗漏地说出来”一阵风把他手里的伞吹得旋转起来，他连忙闭上嘴，用力捏紧伞柄。

这一阵风马上就过去了。

路中间已经堆积了落下来未融化的雪，望过去，白皑皑的，上面留着重重叠叠的新旧脚迹，常常是一步踏在一步上面，新的掩盖了旧的。

“我恨不得把全篇的话一字不遗漏地背了出来，”觉慧用刚才中断了的话接着说下去；“可是一开口，什么话都忘掉了，连平日记得最熟的几句，这时候也记不起来。

一定要等朱先生提一两个字，我才可以说下去。

不晓得将来正式上演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这样。

要是那时候也是跟现在一样地说不出，那才丢脸嘞！

”孩子似的天真的脸上现出了严肃的表情。

脚步踏在雪地上，软软的，发出轻松的声音。

“三弟，你不要怕，”觉民安慰道，“再练习两三次，你就会记得很熟的。

你只管放胆地去做。

老实说，朱先生把《宝岛》改编成剧本，就编得不好，演出来恐怕不会有什么好成绩。

## &lt;&lt;家&gt;&gt;

” 觉慧不作声了。

他感激哥哥的友爱。

他在想要怎样才能够把那一幕戏演得好，博得来宾和同学们的称赞，讨得哥哥的欢喜。

他这样想着，过了好些时候，他觉得自己渐渐地进入了一个奇异的境界。

忽然他眼前的一切全改变了。

在前面就是那个称为“彭保大将”的旅馆，他的老朋友毕尔就住在那里。

他，有着江湖气质的“黑狗”，在失去了两根手指、经历了许多变故以后，终于找到了毕尔的踪迹，他心里交织着复仇的欢喜和莫名的恐怖。

他盘算着，怎样去见毕尔，对他说些什么话，又如何责备他弃信背盟隐匿宝藏，失了江湖上的信义。

这样想着，平时记熟了的剧本中的英语便自然地涌到脑子里来了。

他醒悟似地欢叫起来：“二哥，我懂得了！”

” 觉民惊讶地看他一眼，问道：“什么事情？”

你这样高兴！

” “二哥，我现在才晓得演戏的奥妙了，” 觉慧带着幼稚的得意的笑容说。

“我想着，仿佛我自己就是‘黑狗’一样，于是话自然地流露了出来，并不要我费力思索。”

” “对的，演戏正是要这样，” 觉民微笑地说。

“你既然明白了这一层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”

现在雪很小了，把伞收起来罢。

刮着这样的风，打伞很吃力。

” 他便抖落了伞上的雪，收了伞。

觉慧也把伞收起了。

两个人并排走着，伞架在肩上，身子靠得很近。

雪已经住了，风也渐渐地减轻了它的威势。

墙头和屋顶上都积了很厚的雪，在灰暗的暮色里闪闪地发亮。

几家灯烛辉煌的店铺夹杂在黑漆大门的公馆中间，点缀了这条寂寞的街道，在这寒冷的冬日的傍晚，多少散布了一点温暖与光明。

“三弟，你觉得冷吗？”

” 觉民忽然关心地问。

“不，我很暖和，在路上谈着话，一点也不觉得冷。”

” “那么，你为什么发抖？”

” “因为我很激动。”

我激动的时候都是这样，我总是发抖，我的心跳得厉害。

我想到演戏的事情，我就紧张。

老实说，我很希望成功。

二哥，你不笑我幼稚吗？”

” 觉慧说着，掉过头去望了觉民一眼。

“三弟，” 觉民同情地对觉慧说。

“不，一点也不。”

我也是这样。

我也很希望成功。

我们都是这样。

所以在课堂上先生的称赞，即使是一句简单的话，不论哪一个听到也会高兴。

” “对，你说得不错，” 弟弟的身子更接近了哥哥的，两个人一块儿向前走着，忘却了寒冷，忘却了风雪，忘却了夜。

“二哥，你真好，” 觉慧望着觉民的脸，露出天真的微笑。

觉民也掉过头看觉慧的发光的眼，微笑一下，然后慢慢地说：“你也好。”

” 过后，他又向四周一望，知道就要到家了，便说：“三弟，快走，转弯就到家了。”

## &lt;&lt;家&gt;&gt;

” 觉慧点了点头，于是两个人加速了脚步，一转眼就走入了一条更清静的街道。

街灯已经燃起来了，方形的玻璃罩子里，清油灯的光在寒风中显得更孤寂，灯柱的影子淡淡地躺在雪地上。

街中寥寥的几个行人匆忙地走着：留了一些脚印在雪上，就默默地消失了。

深深的足迹疲倦地睡在那里，也不想动一动，直到新的脚来压在它们的身上，它们才发出一阵低微的叹声，被压碎成了奇怪的形状，于是在这一白无际的长街上，不再有清清楚楚的脚印了，在那里只有大的和小的黑洞。

有着黑漆大门的公馆静寂地并排立在寒风里。

两个永远沉默的石狮子蹲在门口。

门开着，好像一只怪兽的大口。

里面是一个黑洞，这里面有什么东西，谁也望不见。

每个公馆都经过了相当长的年代，或是更换了几个姓。

每一个公馆都有它自己的秘密。

大门上的黑漆脱落了，又涂上新的，虽然经过了这些改变，可是它们的秘密依旧不让外面的人知道。

走到了这条街的中段，在一所更大的公馆的门前，弟兄两个站住了。

他们把皮鞋在石阶上擦了几下，抖了抖身上的雪水，便提着伞大步走了进去。

他们的脚步声很快地消失在黑洞里面。

门前又恢复了先前的静寂。

这所公馆和别的公馆一样，门口也有一对石狮子，屋檐下也挂着一对大的红纸灯笼，只是门前台阶下多一对长方形大石缸，门墙上挂着一副木对联，红漆底子上现出八个隶书黑字：“国恩家庆，人寿年丰。”

两扇大门开在里面，门上各站了一位手执大刀的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。

二 风止了，空气还是跟先前一样地冷。

夜来了，它却没有带来黑暗。

上面是灰色的天空，下面是堆着雪的石板地。

一个大天井里铺满了雪。

中间是一段垫高的方形石板的过道，过道两旁各放了几盆梅花，枝上积了雪。

觉民在前面走，刚刚走上左边厢房的一级石阶，正要跨过门槛进去，一个少女的声音在左上房窗下叫起来：“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你们回来得正好。

刚刚在吃饭。

请你们快点去，里头还有客人。

”说话的婢女鸣凤，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，脑后垂着一根发辫，一件蓝布棉袄裹着她的苗条的身子。

瓜子形的脸庞也还丰润，在她带笑说话的时候，脸颊上现出两个酒窝。

她闪动着两只明亮的眼睛天真地看他们。

觉慧在后面对她笑了一笑。

“好，我们放了伞就来，”觉民高声答道，并不看她一眼就大步跨进门槛去了。

“鸣凤，什么客？”

”觉慧也踏上了石阶站在门槛上问。

“姑太太和琴小姐。

快点去罢，”她说了便转身向上房走去。

觉慧望着她的背影笑了一笑，他看见她的背影在上房门里消失了，才走进自己的房间。

觉民正从房里走出来，便说：“你在跟鸣凤说些什么？”

快点去吃饭，再晏点恐怕饭都吃完了。

”觉民说毕就往外走。

“好，我就这样跟你去罢，好在我的衣服还没有打湿，不必换它了，”觉慧回答道，他就把伞丢在地板上，马上走了出来。

“你总是这样不爱收拾，屡次说你，你总不听。”



## &lt;&lt;家&gt;&gt;

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！

” 觉民抱怨道，但是他的脸上还带着笑容。

他又回转身走进房去拾起了伞，把它张开，小心地放在地板上。

“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” 觉慧在门口看着他做这一切，带笑地说，“ 我的性情永远是这样。

可笑你催我快，结果反而是你耽搁时间。

” “ 你总是嘴硬，我说不过你！

” 觉民笑了笑，就往前走了。

觉慧依旧带笑地跟着他的哥哥走。

他的脑海里现出来一个少女的影子，但是马上又消失了，因为他走进了上房，在他的眼前又换了新的景象。

围着一张方桌坐了六个人，上面坐着他的继母周氏和姑母张太太，左边坐着张家的琴表姐和嫂嫂李瑞珏，下面坐着大哥觉新和妹妹淑华，右边的两个位子空着。

他和觉民向姑母行了礼，又招呼了琴，便在那两个空位子上坐下。

女佣张嫂连忙盛了两碗饭来。

“ 你们今天怎么回来得这样晏？

要不是姑妈来玩，我们早吃过饭了，” 周氏端着碗温和地说。

“ 今天下午朱先生教我们练习演戏，所以到这个时候才回来，” 觉民答道。

“ 刚才还下大雪，外面想必很冷，你们坐轿子回来的吗？

” 张太太半关心、半客气地问道。

“ 不，我们走路回来的，我们从来不坐轿子！

” 觉慧听见说坐轿子，就着急地说。

“ 三弟素来害怕人说他坐轿子，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，” 觉新笑着解释道；众人都笑了。

“ 外面并不太冷。

风已经住了。

我们一路上谈着话，倒也很舒服，” 觉民客气地回答姑母的问题。

“ 二表哥，你们刚才说演戏，就是预备开游艺会的时候演的吗？

你们学堂里的游艺会什么时候开？

” 琴向觉民问道。

琴和觉民同年，只是比他小几个月，所以叫他做表哥。

琴是小名。

她的姓名是张蕴华。

在高家人们都喜欢叫她做“ 琴”。

她是高家的亲戚里面最美丽、最活泼的姑娘，现在是省立一女师三年级的走读生。

“ 大概在明年春天，下学期开始的时候。

这学期就只有一个多礼拜的课了。

琴妹，你们学堂什么时候放假？

” 觉民问道。

“ 我们学堂上个礼拜就放假了。

说是经费缺少，所以早点放学，” 琴回答道，她已经放下了饭碗。

“ 现在教育经费都被挪去充作军费用掉了。

每个学堂都是一样地穷。

不过我们学堂不同一点，因为我们校长跟外国教员订了约，不管上课不上课，总是照约付薪水，多上几天课倒便宜些。

据说校长跟督军有点关系，所以拿钱要方便一点，” 觉民解释说。

他也放下了碗筷，鸣凤便绞了一张脸帕给他送过来。

“ 这倒好，只要有书读，别的且不管，” 觉新在旁边插嘴道。

## &lt;&lt;家&gt;&gt;

“我忘了，他们进的是什么学堂？”

“张太太忽然这样地问琴。”

“妈的记性真不好，”琴带笑答道，“他们进的是外国语专门学校。”

我早就告诉过妈了。

“你说得不错。”

我现在老了，记性坏了，今天打牌有一次连和也忘记了，”张太太带笑地说。

这时大家都已放下了碗，脸也揩过了。

周氏便对张太太说：“大妹，还是到我屋里去坐罢，”于是推开椅子站起来。

众人也一齐站起，向旁边那间屋子走去。

琴走在后面，觉民走到她的旁边低声对她说：“琴妹，我们学堂明年暑假要招收女生。”

她惊喜地回过头，脸上充满光辉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发光地盯着他的脸，好像得到了一个大喜讯似的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她问道，还带了一点不相信的样子。”

她疑心他在跟她开玩笑。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

你看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？”

“觉民正经地说，又回头看一眼站在旁边的觉慧，加了一句：“你不相信，可以问三弟。”

“我并没有说不相信你，不过这个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，”琴兴奋地含笑说。

“事情倒是有的，不过能不能实行还是问题，”觉慧在旁边接口说。

“我们四川社会里卫道的人太多了。”

他们的势力还很大。

他们一定会反对。

男女同校，他们一辈子连做梦都不曾梦到！”

“他说着，现出愤慨的样子。”

“这也没有多大的关系！”

只要我们校长下了决心就行了，”觉民说，“我们校长说过，假使没有女学生报名投考，他就叫他的太太第一个报名。”

“不，我第一个去报名！”

“琴好像被一个伟大的理想鼓舞着，她热烈地说。”

“琴儿，你为什么不进来？”

你们站在门口说些什么？”

“张太太在里面唤道。”

“你去对姑妈说，你到我们屋里去耍，我把这件事情详细告诉你，”觉民小声怂恿琴道。

琴默默地点一下头，就向着她的母亲那边走去，在母亲的耳边说了两三句话，张太太笑了一笑说道：“好，可是不要耽搁久了。”

“琴点点头，向着觉民弟兄走来，又和他们一路走出了上房。”

她刚走出门，便听见麻将牌在桌子上磨擦的声音。

她知道她的母亲至少还要打四圈麻将。

三 “我们这学期读完了《宝岛》，下学期就要读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，”觉民对琴说，他的脸上现出得意的微笑，他们已经走出上房，刚下了石阶，向着他们的房间走去。

“下学期我们国文教员要改聘吴又陵，就是那个在《新青年》上面发表《吃人的礼教》的文章的。”

“吴又陵，我知道，就是那个‘只手打孔家店’的人。”

你们真幸福！”

“琴兴奋地、羡慕地说。”

“我们国文教员总是前清的举人秀才，读的书总是《古文观止》一类。”

说到英文，读了这几年还是在读一本《谦伯氏英文读本》。

<<家>>

总是那些老古董！

我巴不得你们的学堂马上开放女禁。

” “《谦伯氏英文读本》也是好的，中国不是已经有译本吗？

听说叫做什么《诗人解颐语》，还出于林琴南的手笔，” 觉慧在后面嘲笑道。

琴回过头看他一眼，抱怨道：“三表弟，你总爱开玩笑，人家在说正经话！

” “好，我不再开口了，” 觉慧笑答道，“让你们两个去说罢，” 他故意放慢脚步，让觉民和琴走进了房间，他自己却站在门槛上。

### 编辑推荐

《家（增订版）》是《激流三部曲》之一，是文学大师巴金的代表作，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长篇巨制。

小说以五四运动浪潮波及到的滞塞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，真实地描写了高公馆这个“诗礼传家”、“四世同堂”的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分化过程，揭露了封建专制的腐朽本质，控诉了封建家族制度、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罪恶，颂赞年轻一代的反抗斗争精神。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